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
第八十五回 狄經歷脫身赴任 薛素姐被賺留家

年來躲在京師住，惟恐冤家覓聚。刻刻耽憂懼，禱詞只願無相遇。

錦囊著著都成趣，最喜陽牽陰卻拒。機深難省

悟，飄然另合鴛鴦去。

——右調《惜分飛》

狄希陳送了駱校尉回來，對著董奶奶眾人說道：「這大舅真是詔道，僱個主文代筆的人，就許他這些銀子。我說叫他來看，說了我一頓村，又說我不在杭。」董奶奶道：「你呀，我同著你大舅不好白拉你的。我雖不是甚麼宦官人家的婦女，我心裡一象明白的。這做文官的幕賓先生，一定也就合那行兵的軍師一樣，凡事都要合他商議，都要替你主持哩。人沒說是三請諸葛亮哩？請一遭還不算，必然請他三遭，他才出來哩！你叫他來看看罷，你當是昨日買張樸茂哩！你頃他許的銀子多了，他沒說那人也沒了住你要八十兩？六十兩也罷，五十兩也罷，他是這們說。你尊師重友的，你自然也不好十分少了。我想這裡，你該擇一個好日，寫一個全東拜帖，下一個全東請帖，定住那一日請，得設兩席酒兒，當面得送五六兩聘禮，有尺頭放上一對兒，再著上兩樣鞋、襪，越發好看些。同著你大舅去拜請。你大舅陪酒，叫他坐個獨席兒，你合大舅兩個坐張桌兒也罷了。還得叫兩個小唱，席間還得說幾句套話，說該扮個戲兒奉請，敝寓窄狹，且又圖淨扮好領教。臨行先幾日，還得預先給他二十兩銀子，好叫他收拾行李。這都看我說的是呀不是，你再到那頭合相太爺說說，看是這們等的不是。你就去罷。這日子近了，這不眼看就待領憑呀？」催著狄希陳到了相主事家，說了些打點起身的正經話。相主事道：「你是首領官，堂上是有不時批詞的，你不得請個代筆的人兒？大哥你自己來的？這要出了名打發堂官喜歡，凡有差季，或署州縣印，都是有的。你要頭上抹下弄上兩件你去丟了，你這就乾不得了。」狄希陳道：「倒也尋了個人，正是為這個來合賢弟商議哩。」相主事問：「是那裡人？肚兒裡可不知來的來的？你這也不用那十分大好的，得個『半瓶醋』兒就罷了。講了一年多少束脩？是誰圓成的？」

狄希陳道：「是駱有莪舉薦的。湖廣甚麼道州人。他開口說八十兩也罷，就是六十五也罷。駱有莪主張說叫別要違他的，就給他八十。」相主事道：「這人可不知一向在那裡？曾做過這個沒有？可也不知怎麼個人兒，好相處不好？」狄希陳道：「我還沒見他哩。我說叫了他來，我先看他看，駱有莪合家裡都說我村，說我該先拜他，下請柬，擺獨席酒兒，還送他五六兩銀子聘禮，還得對尺頭鞋襪之類，預先得給他二十兩銀子，好叫他收拾行李。我這來合賢弟商議，該怎麼行？」相主事道：「這都是誰主的？」狄希陳道：「這都是他董奶奶說的。我信不及，特來請教。」相主事道：「這主持的極妥當，一點不差，就照著這麼行。」狄希陳道：「我只嫌這八十兩忒多。他既說五十兩也罷，咱就給他五十兩何如？」相主事道：「只怕好物不賤，賤物不好呀。你還沒說他一向曾在那裡？」

狄希陳道：「他一向是廣西郭總兵的幕賓。郭總兵拿了，他陪了郭總兵來京。新近郭總兵不問了成都衛的軍麼？」相主事道：「郭總兵就是郭威呀？一連兩個本，合投各衙門的揭帖，做的好多著哩，不緊不慢，辨得總督張口結舌回不上話來，沒奈何叫他辦了個軍罪。沒的郭威這本，就是他做的？他要做出這本來，這是個『大八丈』，只怕不肯五六兩銀子跟你這們遠去！他姓甚麼，叫甚麼名字？」

狄希陳道：「駱有莪說來，我記的不大真了。叫是甚麼周甚麼楊。」相主事道：「不消說就是他，是周景揚，名字是周希震。他希慕那楊震，所以就是景揚。他的字是四知。他可為甚麼這們減價成交，跟了你八九千里地方去？」狄希陳道：「他說專一是為陪郭總兵，合我去倒是捎帶的。」相主事道：「這就是。我心裡就明白了。八十兩就別少了他的，當天神似的敬他。你說我怎麼知道他？俺那房師轉了京堂，秦年兄為首管事，那帳詞做的極好，他說是他的個鄉親周景揚做的，說是郭總兵的幕賓。他有刻的詩兒，我所以知道他的名字，又知道他的字是四知。這人我也會他會兒。」狄希陳道：「虧不盡來合賢弟商議，差一點兒沒慢待了他！等我請過了他，我將著他來會賢弟。」相主事道：「甚麼話！大哥的西賓，我也是該加敬的，別說是個名士。我竭誠拜他，我也還專席請他。」後來相主事果然一一踐言，不必細說。狄希陳聽了相主事言語，方才心悅誠服，不敢使那三家村的村性，成了禮文，送了聘贖。

再說駱有莪問狄希陳要了十兩銀子，叫呂祥跟隨到了張家灣，投了寫船的店家，連郭總兵合狄希陳共寫了兩隻四川回頭座船。因郭總兵帶有廣西總兵府自己的勘合，填寫夫馬，船家希圖攬帶私貨，支領稟給，船價不過意思而已。每只做了五兩船錢。狄希陳先省了這百金開外的路費，便是周景揚「開宗明義章」功勞；且路上有何等的風力好走。將船妥當了回來，狄希陳合郭大將軍甚是歡喜。狄希陳方知周景楊實該尊敬，不該是叫他來參見的人。又別擺酒專請郭大將軍，周景揚作陪，也請相主事與席。因先請周景揚不用戲，董奶奶主意也只叫了兩個小唱侑觴。郭大將軍在京娶了兩房家小：一位姓權，稱為權奶奶；一位姓戴，稱為戴奶奶。也有買的丫頭。奇姐也都齊整擺酒，預先請來相會。權奶奶也都回席，彼此來往。內裡先自成了通家，外邊何愁不成至契？擇了八月十二日，兩家一齊開船。那些起身光景，具驢送行，都不必煩瑣。

再說呂祥雖是如了他的意思，增了工食，且又預支了半年，他心裡畢竟不曾滿足，只恨不曾與他娶得全灶為妻，在人面前發恨：跟回家去白使半年的工價，還要將京中的事體務必合盤托出，挑唆素姐與他出這口怨氣。駱有莪合董奶奶都送到船上，燈下吃酒中間，駱校尉說道：「第一文憑要緊，多使油紙包封，不可錯失。我一向只聽得說，也不曾見那文憑怎麼模樣，姑夫，你取出來咱看一看。」狄希陳開了一隻拜匣，將憑取出，遞到駱校尉手中。駱校尉暗在桌下，把狄希陳輕輕踢了一下，狄希陳會了意思。駱校尉將憑展開一看，讀了一遍。讀到「成都府推官狄希陳」，問道：「姑夫，你是經歷，怎麼又是推官，這不錯了麼？」狄希陳故意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可不不錯了！這怎麼處？那日領出來，我只見有我名字，我就罷了，就沒看見這官銜。我想官員到任，全實的是這憑。這文憑既寫上是推官，我就執著這文憑去到推官的任，他部裡肯認錯麼？」駱校尉道：「姑夫，你說的通是紅頭野人！這是他憑科裡書辦一時間落筆錯了，寫了推官，你去到推官任！那推官除了進士，其次才是舉人，也有監生做的麼？但是他那裡見有一推官做著，你去到他的任，推官做不成，經歷還弄成個假的。姑夫真是大造化！怎麼神差鬼使的，我就要憑看看，看出差來了。別說是到了那裡，你就走少半路兒，看出差來，也是進退兩難的。」

狄希陳說：「如今也就難處了。咱已上了船，就是郭總爺他也不肯等咱。」駱校尉道：「這倒不難。姑夫，你只管走著，留下憑，我合他說去，這說不的要遞呈子另換。你到家祭祖，不還得待幾日？及至那咎，這憑也換出來了，趕到家正好，也沒誤了你走路。」狄希陳道：「這也罷，只得又煩勞大舅的。咱留下狄周，換了憑叫他趕了去。」

駱校尉道：「狄周乾不的，他知道吏部門是朝那些開的？管了這幾年當，越發成了個鄉瓜子了。還是呂祥去的。他在京師住的久，跟著你吏部裡點卯聽選，誰不認的他！先是他的嘴又乖滑，開口叫人爺，人有話誰不合他說句。留下呂祥罷。」狄希陳道：「可是我到家祭祖，炸饅盤擺酒，炸飛蜜果子，都要用著他哩。把個中用的人留下了？」駱校尉道：「你姑夫只這們躁人，凡事可也權個輕重。領憑到是小事，炸飛蜜果子倒要緊了！」董奶奶道：「你大舅說的是。中用的人揀著往要緊處做。留下呂祥跟了俺們回去，叫他換了憑再趕。」

次日五鼓，船上作了神福，點鼓開船。董奶奶合奇姐灑淚而別。駱校尉辭了狄希陳，仍到郭大將軍、周景揚船上，再三囑托，然後帶了呂祥仍回京中。呂祥的一切衣服行李，都已放在船上，就只拿了一個被囊回京去。駱校尉回去，次日，故意說去憑科換憑，將呂祥養在家內，也常到相家走動。相主事也只是道是當真。

狄希陳合郭大將軍兩隻座船，順風順水，不十日，到了滄州，約就郭將軍合周景揚在臨清等候。郭大將軍因臨清相知甚多，也

得留連數日，卻也兩便。狄希陳僱了轎夫，狄周、小選子、張樸僱了生口，帶著隨身的行李，由河間武定竟到明水。

狄周先一程來到家裡。素姐沒在家中，正合一大批道友，在張師傅家會茶。狄周尋到那裡，說狄希陳「欽降了成都府經歷，衣錦還鄉，墳上祭祖，專自己回來迎接大嫂一同赴任，共享榮華。替大嫂打的銀帶，做的大紅出水麒麟通袖袍，穿的大珍珠挑牌。還替大嫂買了許多鮮明尺頭，叫大嫂好揀著自己做衣裳穿。又替大嫂買的福建大轎，做的翠藍絲綢官傘。俺大哥也就隨後到了，請大嫂流水回去開了門，好叫人打掃。」

素姐聽見狄周這一場熱嘴，也不免的喜歡，口裡也還罵著道：「我只說你爺們歪折蹠子骨，害汗病都死在京裡了！你們又來了！」一邊罵著，不由的抬起屁股，辭了師友，他在前走，狄周后跟，回家開門。狄周叫了覓漢，家前院後的打掃。素姐還問道：「你大哥真個替我買了這麼些東西麼？」狄周道：「這不大哥眼看就到了，我敢扯謊不成？」素姐又問道：「怎麼我往京裡去尋你爺兒們，你爺兒們躲出我來，及至我回來尋你，你又躲了我進去，合我掉龍尾兒似的，挑唆你相大哥送在我軟監裡，監起我兩三個月？不是我撒極，如今待中監死我呀！」

狄周道：「這大嫂可是屈殺人！大哥在京裡，聽見咱家裡人去說大嫂壞了個眼，又少了個鼻子，惱的俺大哥四五日吃不下飯去，看看至死。俺們勸著，說：『你惱也不中用，快著回去自己看看，是真是假，你可再惱不遲。』大哥說：『你說的是。』沒等收拾完行李，僱了短盤驢子，連夜往家來了。及至到了家，清灰冷火的鎖著門，問了聲，說大嫂往京裡去了。可是哭的俺大哥言不的，語不的。那頭薛老娘還刁罵俺大哥，說京裡娶下小了。極的俺大哥甚麼誓不說，連忙上了上墳，插補插補了屋，說：『咱可往京裡就你大嫂去。』丟盔擄甲的跑到京裡，進的門去，劈頭子撞見大舅，問了聲，說大嫂又回來了。又問了聲大舅：『你外甥媳婦兒真個壞了個眼？』大舅說：『也沒大壞，只是掉了個眼珠子，弄的個眼眶塌拉的。』又問：『少了個鼻子？』大舅說：『也沒少了個鼻子，那鼻樑還是全全的，只是鼻子頭兒沒了，露著兩個指頂大一點小窟窿兒。』俺大哥拍著屁股哭哩：『可罷了我這畫生兒的人了！』大舅說：『外甥，你好不通呀！我摳了你媳婦兒的眼，啃了你媳婦兒的鼻子來？你對著我哭！兩三個月沒見舅合矜子，禮也不行一個，且哭你畫生兒的人哩。』

素姐說：「我還問你件事：姓劉的娘兒兩個，您爺兒們弄神弄鬼發付在誰家哩？」狄周道：「大舅說大嫂曾見他來。我蹤著道兒尋著看他看，再那裡有影兒。大矜子說：情管是你大嫂扯謊詐咱哩，別要理他！」素姐道：「我聽見說相旺到京，為他對著我學舌，你相大哥打他來？」狄周道：「誣著大嫂老遠的來回跑，不打他打誰呀？」素姐道：「大哥大矜子沒說我上吊？」狄周道：「說來麼。這豈有不說的理？」素姐問：「怎麼說來？你學學我聽。」狄周道：「這一定沒有甚麼好話，學他待怎麼？」素姐道：「不好的話也罷，你不是學學我聽。」狄周道：「甚麼話呀？脫不了說『不賢惠，攪家不良！自家家裡作不了的孽，跑這們遠來人家作孽哩！』依著大矜子說：『別要救了下來，除了這禍根罷！』相大哥說：『為甚麼攪下這堆臭屎！拿掀除的離門離戶的好！』」素姐道：「這氣不殺人！人好容易到京，出來看看兒，只是把攔著，不放出來，我不弔殺罷？活八十，待殺肉吃哩麼！」狄周道：「有飯沒有？我吃些，還要迎回大哥去哩。今日不消等，看來是明日到。」素姐因狄周許的他快活，也因狄希陳久別乍回，未免有情，也曾叫人發面做饅饅，秤肉殺雞，泡米做飯。

及至次日午轉，狄希陳坐著大轎，打著三簷藍傘，穿著天藍實地紗金補行衣，本色廂邊經帶，甚是軒昂齊整。到了家中，與素姐行禮。素姐見了，不由的將喜容漸漸消去，怒氣勃勃生來，津津乎四六句兒罵將出來，將那察考狄周事體，一樁樁一件件從頭勘問。幸得狄周對答的說話，預先迎著，都對狄希陳說了，所以狄希陳回的話，都與狄週一些不差。還沒得勘問了，崔近塘、薛家兄弟隨即來拜，親友也就絡繹不絕。看看日落西山，掌燈就寢，一宿夜景不必絮煩。

次早梳洗完畢，狄希陳將京中替素姐制辦的衣妝袍帶，珠翠首飾，冬夏尺頭，滿滿的托了四大絨包。素姐乍然見了，把嘴裂了一裂，把牙雌了一雌，隨即放下那臉，說道：「你看你咬的我這鼻子，摳的我這眼！我可稱的穿這衣服，戴這頭面？我想起來，合你萬世沉冤！」唬得個狄希陳口呆眼瞪，不知他那話是那裡根由。

狄希陳一面收拾祭祖，一面收拾南行，口口聲聲只說是要合素姐同往。素姐也忽然要去，忽然中止。當不的狄希陳說不盡那路上的風光，任中的榮耀，路遠不上二千，計日止消半月，哄的個素姐定了八九分的主意要行。狄希陳心裡忖道：「董奶奶的錦囊，素日是百發百中，休得這一遭使不著了！」小選子吵著要棉衣裳。素姐道：「說不上二千地，半個月就到了，九月天往南首裡走，那裡放著就吵著要棉衣裳？你是待拿著壓沉哩麼？」小選子道：「誰說只二千里地，走半個月呀？差不多夠一萬里地，今年還到不的哩！可不走半個月怎麼！」素姐道：「你那裡的胡說！你爺說的倒不真了？」小選子道：「俺爺說的不真，我說的真呀！俺爺是怕奶奶不去，哄奶奶哩。八千里怪難走的路哩！走水路就是川江，那江有個邊兒呀，有個底兒呀！那船還要打山洞裡，點著火把走，七八百里地，那船縴著頭往下，這叫是三峽。象這們三個去處哩。起早就是棧道，躡步，幾萬丈的高山，下頭看不見底的深澗，山腰裡鑿了窟窿，插了橛子，擋上板，人合馬都要打上頭走哩。這們樣的路是八百里。」素姐罵道：「攔瞎兒小扶養的！你又沒到，你怎麼就知的這們真？」小選子道：「我沒到，我可聽見人說來呀！」素姐又問：「你聽誰說？」選子道：「誰沒說呀？京裡說的善麼，奶奶，你待不走哩麼？」素姐道：「哎！好低心的忘八羔子！哄著我去，是待安著甚麼心哩！小選子，你叫了狄周來！」選子將狄周喚到，素姐問道：「這到那裡夠多少路呀？」狄周道：「也夠八九千里。」素姐又問：「是水路，是旱路？」狄周道：「也走旱路，也走水路。」素姐說：「我從小兒聽說有八百連雲棧是那裡？」狄周道：「這就是往那裡去的路上。大嫂，你待不往那走哩麼？」素姐恨道：「虧了這小廝！這不是跟了這低心的忘八羔子去，到那沒人煙地面，不知安著甚麼心算計我哩！」

狄希陳拜客回家，素姐千刀萬剮咒罵，口咬牙嘶的作踐，只逼拷叫他說出是甚麼心來。狄希陳道：「你再打聽打聽，休聽那忘八羔子們的瞎話。」素姐說：「真是該罵那淘瞎話使低心的忘八羔子！」狄希陳道：「他們又沒走過，不過是聽人的瞎話，耳朵裡就冒出腳來了。你問那走過那路的，看是不是。」素姐又未免將信將疑，也且放過一邊，把那八分去的主意翻將轉來，成了八分不的主意了。

狄希陳緊著完備了祭品，墳上搭了席布大棚，擺了酒席，央了本鎮上幾個秀才充做禮生，以便祭祖行禮。卻說素姐從替狄家做了這們幾年媳婦，從不曾到墳上參祖先，公婆出喪，都推托害病，不曾送葬。這番因有了這一弄齊整行頭，不由的也欣然要去。梳了光頭，戴了滿頭珠翠，雪白大圓的珠子挑牌，拔絲金鳳銜著，搽著杭州宮粉，用水紅絹糊著那猴咬的鼻窟窿，內襯松花色秋羅大袖衫，外穿大紅縐紗麒麟袍，雪白的素板銀帶，裙腰裡掛著七事荷包，下穿百蝶繡羅裙，花膝褲，高底鞋。看了後面，依舊是個袅娜娜的個佳人；只是看了前面，未免是個沒鼻子少眼睛的個鬼怪。猴坐上一頂骨花大轎，張上一把三簷翠傘，前呼後擁到墳上，也只得各墳上拜了幾拜。然後狄希陳冠冕紅袍，象牙白帶，禮生前導，一柄灑金掌扇遮在後邊。禮生唱了「就位，鞠躬，興，伏。」禮畢，然後回到棚內，謝那陪祭諸賓，盛設款待。

素姐女客棚內，崔家三姨已經去世，除了他薛家親眷，便都是那班吃齋念佛的道婆，每人抗了兩個肩膀，兩合大嘴，都在那裡虎咽狼食。侯、張兩位師傅，自從收了素姐這位高徒，因他上邊沒有公婆拘管，下邊不怕丈夫約束，所以於濟的這兩個婆娘米麥盈倉，衣裳滿櫃，要廚房就送稻草，夾箔幢就是秫稻，怕冷炕欺了師傅的驢扶，成驢白炭，整車的木柴，往「借新司」上納錢糧的一般，輪流兩家供備。聽見素姐要往四川隨任，兩人愁的就如倒了錢樹一般，只苦沒有個計策可以攀轅臥轍，在棚內因說起蜀道艱難，素姐有個害怕不去之意，這侯、張兩個更附會得萬分利害，說他兩位：「曾到峨眉燒香，過那山峽，壞了船，幾乎落在那沒有底的江中。過那八百里連雲棧，析了木橛，塌了擋板，不虧觀音菩薩，把我們兩個使手心托住，在空飄搖，十朝半月，有個倒底的時候麼！其實這去處，但得已，不該跟了去。看是甚麼顯宦哩麼，住著個窄窄的首領衙裡，叫你腰還伸不開哩。你告訟俺說，在京裡悶的上吊，你這只了抹頭罷。你修得已是將到好處，再得二三年工夫，就到成佛作祖的地位；要是擦下了，這前工盡棄，倒惱殺俺了！」素姐說：「我也想來，已是待要去，俺那個又說的路上怎麼好走，走不上半個月就到，不過甚麼江，也沒有棧道。

怕他哄我，我正要問聲二位師傅，誰知二位師傅都是走過的。不知二位師傅那咎走了幾多日子？」侯、張兩個道：「日子走的到也不多，從正月初一日起身往那裡走，到了來年六月十八日俺才來到家。還闖著個月，來回就只走了一年零七個月。」

素姐道：「好賊蛆心攪肚的忘八羔子！使這們低心，待哄了我去，要斷送我的殘生！」侯、張兩個道：「他也沒有甚麼惡意，不過說往遠處去，打不的光棍，用著你合他做伴兒。」素姐說：「師傅，你不知道，這天殺的有話說！那年我做了個夢，夢見我在空野去處自家一個行走，忽然煙塵扛天，回頭看了看，只見無數的人馬，架著鷹，牽著狗，拈弓搭箭望著我捻了來。叫我放開腿就跑，看看被他捻上，叫我爬倒地，手腳齊走。前頭可是隔著一條大江，那江翻天揭地的浪頭，後頭人馬又追的緊了，上頭一丈些鷹蹶著。叫我極了，沒了去路，鋪騰的往江裡一跳，唬得醒了，出了一身瓢澆的冷汗。我曾對他說了說，他心裡想著，聽說這路上有江，他待算計應我的夢。我跟前又沒個著己的人，有人都是他一條腿的。他拋我到江裡，賭著我娘家有替我出氣的兄弟哩！這明白因我修道虔誠，神靈指引，起先拿夢做我，如今又得二位師傅開導，真是『皇天不負好心人』！可見人只是該要學好！」

薛大官娘子連氏，薛二官娘子巧姐，還有那正經的女人，端端正正，嘿嘿無言，靜聽這一班邪人的胡說。散席回家，素姐惱恨狄希陳設心謀害，又是舊性復萌，日近日疏，整日尋事打嚷。幸得狄希陳白日周旋人事，晚間赴席餞行，幸的無甚工夫領他的盛愛。他既然堅意不去，這就如遇了郊天大赦一般，還不及早鼃魚脫釣，更待何時？且又怕呂祥來到，作浪興波，那時要去不能。所以也卒忙急撩甲丟盔，前去赴任。不知呂祥回來，素姐又是如何舉動。此回已盡，再聽下回。